

中国古典四大名剧

桃花扇

◆ 孔尚任 著 ◆
人民文学出版社 ◆



插图版

俺曾见

金陵玉殿莺啼晓，
秦淮水榭花开早，

谁知道容易冰消。

归看他起朱楼，

眼看他宴宾客，

眼看他楼塌了。

中国
古典四大名剧

桃花扇



◆ 孔尚任 著 ◆
◆ 人民文学出版社 ◆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桃花扇:插图版/(清)孔尚任著;王季思,苏寰中,
杨德平注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5.5

ISBN 7-02-005182-0

I. 桃… II. ①孔…②王…③苏…④杨…
III. 传奇剧(戏曲)-剧本-中国-清代
IV. I23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9461 号

责任印制:李 博

桃花扇

Tao Hua Shan

孔尚任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22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0.75 插页 2

195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

ISBN:7-02-005182-0

定价:19.00 元

前言

孔尚任(1648—1718),字聘之,又字季重,号东塘,别号岸堂,自称云亭山人。山东曲阜人,孔子六十四代孙。他的一生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一、仕前阶段:三十七岁前,在家过着养亲、读书的生活。他接触了一些南明遗民,了解到许多南明王朝兴亡的第一手史料和李香君的轶事。对写一部反映南明兴亡的历史剧萌发浓厚兴趣,开始了《桃花扇》的构思和试笔,但“仅画其轮廓,实未饰其藻采也”(《桃花扇本末》)。二、出仕阶段:1684年康熙南巡北归,特至曲阜祭孔,三十七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讲经,颇得康熙的赏识,破格授为国子博士,赴京就任。三十九岁,奉命赴江南治水,历时四载。这个时期,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南明故地,又与一大批有民族气节的明代遗民结为知交,接受他们的爱国思想,加深了对南明兴亡历史的认识。他积极收集素材,丰富创作《桃花扇》的构思。康熙二十九年(1690),奉调回京,历任国子监博士、户部主事、广东司外郎。经过毕生努力,三易其稿,康熙三十八年,五十二岁的孔尚任,终于写成了《桃花扇》。一时洛阳纸贵,不仅在北京频繁演出,“岁无虚日”,而且流传到偏远的地方,连“万山中,阻绝入境”的楚地容美(今湖北鹤峰县),也有演出(《桃花扇本末》)。次年三月,孔尚任被免职,“命薄忍遭文字憎,缄口金人受诽谤”(《容美土司田舜年遣使投诗赞予〈桃花扇〉传奇,依韵却寄》),从这些诗句看,他这次罢官很可能是因

创作《桃花扇》得祸。三、隐居阶段：罢官后，孔尚任在京赋闲两年多，接着回乡隐居。康熙五十七年(1718)这位享有盛誉的一代戏曲家，就在曲阜石门家中与世长辞了，年七十岁。他的作品还有和顾采合著的《小忽雷》传奇及诗文集《湖海集》、《岸堂文集》、《长留集》等，均传世。

孔尚任在《先声》中，借副末之口概括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，《桃花扇》写的是“明朝末年南京近事。借离合之情，写兴亡之感，实事实人，有凭有据”。

中国历史上，曾出现过几次南渡政权，东晋和南朝共 270 年，南宋 150 年，但最短命的是南明王朝，仅仅一年零一个月就覆灭了。占有江南广袤的富庶地区，拥有数十万武装的南明，为什么如此短命呢？这是很值得深思的问题。《桃花扇》通过艺术形象，相当真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，比较深刻地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
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迅速覆灭，主要在于统治集团的腐朽、权奸的误国。他塑造了马士英、阮大铖两个丧国的权奸形象。阮大铖是老牌的政治阴谋家、野心家，依附魏忠贤失败后，屏居南京，时刻窥测方向，伺机重登政坛，但都遭到了失败。马士英，《明史》称他“贪鄙无远略”，是阮大铖的靠山。剧本写崇祯皇帝去世后，他声称“幸遇国家多故，正我辈得意之秋”（《迎驾》），把迎立新皇帝当作一宗大买卖来做。在阮大铖积极筹谋，四出奔走下，抢先迎立昏庸的福王为帝，“凭着这拥立功，大权在手”（《迎驾》）。从此马士英篡夺朝政，阮大铖死灰复燃，把南明一步步推向覆亡的深渊。他们排斥异己，“日日罗织正人”（《逮社》），制造恐怖的统治。“进声色，罗货利”，“呼朋引党”，把向弘光选优献乐，作为中兴第一要事，而兴国大事，无一筹划。他们“私

君、私官、私恩、私仇”，“无一非私”（《拜坛·眉批》），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。他们又推行“宁可叩北兵之马，不可试南贼之刀”的卖国方略，当清兵南下时，竟下令将北防的兵力调去堵截左良玉“清君侧”的大兵，丢下凤、淮一带，千里空营，让清兵长驱直进，“这江山倒像设着筵席请”（《誓师》）。当兵临城下，史可法在扬州告急时，马士英、阮大铖惊慌失措，带着搜刮得来的民脂民膏，娇娃美女，仓皇出逃。一夜之间皇城大乱，南明也随之丧亡。孔尚任在原书《小引》中说：“《桃花扇》一剧，皆南朝新事，父老犹有存者。场上歌舞，局外指点，知三百年之基业，隳于何人？败于何事？消于何年？歇于何地？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，亦可惩创人心，为末世之一救矣！”可以说，通过误国权奸的形象塑造，达到了其创作意图。

作者还用浓墨重笔，描写了南明武臣的腐败误国，以黄得功等为首的江北四镇，掌握南明的兵权，但竟为争夺元帅军帐的座位排列，大动干戈，“没见阵上逞威风，早已窝里相争闹，笑中兴封了一伙小儿曹”（《争位》）。他们又秉承马、阮意旨，移镇上江，堵截左兵，让清兵长驱直进，加速了南明的覆灭。刘泽清、刘良佐两镇还把弘光当作宝贝，“送与北朝”，企望“赏咱们个大王爵”，“倒戈劫君，争功邀赏。顿丧心，全反面，真贼党”（《劫宝》）。

在整部剧作中，始终贯串着进步力量与权奸斗争这条主线。以李香君为代表的底层人民，以复社文人为代表的进步力量，以史可法为首的忠义将士，一直与阮大铖的复辟和马、阮丧国罪行作针锋相对的斗争。李香君在《却奁》中，根据种种迹象，洞察阮大铖的阴谋，毅然却奁，使阮大铖拉拢复社的企图不能得逞。在《守楼》中，她以头撞壁，不惜牺牲生命，不肯下嫁奸党田仰，忠贞于侯方域的爱情，反对马士英、阮大铖的迫害。在《骂筵》中，她

立意做个“女祢衡”，当阮大铖命她侑酒唱曲时，乘机将自己满腔积愤尽情披露，把马、阮的罪行一一控诉。她凛然正气，刚烈的行为，掷地有声的言词，反映了广大人民对权奸的痛恨和斗争，表现了光辉的爱国思想。

史可法在“迎立”这个关系南明兴亡的关键问题上，反对迎立昏庸的福王；他竭精尽力化解四镇的武装冲突，以期团结对外。当门户洞开，清兵已入淮境，扬州城危在旦夕时，史可法忠怀激烈，以理以情晓动将士精忠报国。言尽以泪，泪尽以血，血泪淋漓，沾满战袍。终于感动官兵，誓与扬州共存亡。“上阵不利，守城”；“守城不利，巷战”；“巷战不利，短接”；“短接不利，自尽”（《誓师》）。三军将士同仇敌忾，气壮河山。当扬州失守，又得知弘光已溜出南京，“江山换主，无可留恋”时，史可法毅然效法屈原，投江自尽，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。

怎样看待《桃花扇》对清朝的描写呢？孔尚任要把南明的历史，编写成戏剧，搬上舞台，是冒着很大政治风险的。清初几起文字狱，大多与写明史有关。康熙二年，孔尚任十五岁时，就发生了震动朝野的明史案。以庄廷铨名义出版的《明史辑略》（或作《明书辑略》）中，只因有不少“违碍”的语词，竟酿成大狱，入狱者数百人，被处死者七十多人。《桃花扇》如语词违碍，或对清朝有所指斥，说不定也会造成大狱，株连九族。

作者在《孤吟》中，假借赞礼之口说：“只怕世事含糊八九件，人情遮盖两三分。”暗示他反映现实的某些“含糊”和“遮盖”有不得已的苦衷。作者在开端《先声》中，脱离作品内容和故事情节，列举康熙二十三年出现的十二种祥瑞，歌颂太平盛世，这只是作者为剧本买一个保险的手法。作品“含糊”、“遮盖”的手法不止一端：他尽可能回避清兵与南明的冲突，巧妙的是始终不让清兵

走上舞台。对南明城池的易手，主要写南明战将的内哄，忠义之士的独立难支，统治集团的望风而逃，而不写清朝的用兵。根据历史记载，史可法在扬州城陷时，被清兵俘虏，不屈而死。《明史·史可法传》：“城遂破，可法自刎不遂，一参将拥可法出小东门，遂被执，可法大呼曰：‘我史督师也。’遂杀之。”而作者改写为沉江殉国，从中可以看出他既要避免在舞台上出现清兵杀害史可法的形象，又要歌颂史可法的一番苦心。作者在“夹缝”中也往往透露了一些清兵南下造成的恶果，如写扬州被攻陷时，“望烽烟，杀气重，扬州沸喧，生灵尽席卷。”（《沉江》）而写“维扬井贮秋尸”（《馥韵》），也会使人联想清兵扬州大屠杀的罪行。但作品中对抗清报国之士及降清卖国之人态度是异常鲜明的，前者大力歌颂，后者大力鞭挞，泾渭分明，贯彻始终。作品在戏剧冲突基本结束后，还着意增写《馥韵》一出，凭吊南明的兴亡，反映人民对故国的怀念，舆图换稿的哀思。

“借离合之情，写兴亡之感”，是《桃花扇》重要的艺术特色。首先，作品以侯方域和李香君爱情的悲欢离合为线索，展开戏剧冲突，推动剧情的变化发展，如线串珠。特别对侯、李定情之物桃花扇的描写，正如《凡例》所说：“剧名《桃花扇》，则桃花扇譬则珠也，作《桃花扇》之笔譬则龙也。穿云入雾，或正或侧，而龙睛龙爪，总不离珠，观者当作巨眼。”其次，作者巧妙地把侯、李爱情政治化，融进了南明的兴亡斗争。促进侯、李的结合，原是一场政治阴谋，《传歌》《眠香》《却奁》这几齣戏，既是侯、李美满婚姻的开始，又是他们卷进政治漩涡的开端。李香君的却奁，打乱了阮大铖的如意算盘，并使他们的爱情得到升华。阮大铖的政治报复，迫使侯、李生离死别，但又让他们有机会接触更广泛的社会，更坚决参与对权奸的斗争。《守楼》《骂筵》两齣戏，把对爱情

的捍卫和对权奸的斗争融为一体,构成了两次反奸斗争的高潮。南明覆亡后,侯方域与李香君意外重逢,悲喜交集,尽情倾诉相思之苦时,传道法师,当头棒喝:“呵呸,两个痴虫,你看国在那里?家在那里?君在那里?父在那里?偏是这点花月情根,割他不断么!”(《入道》)使他们冷汗淋漓,猛然惊醒,斩断情根,双双入道。南明的结束,也是侯、李爱情的了断,赋予他们爱情深刻的政治意义,抒发了强烈的亡国之痛。

将爱情融进政治斗争来描写,在戏曲史上前已有之。明代《浣纱记》、清代《长生殿》,都是通过男女主角的悲欢离合来串演一代兴亡历史的,对《桃花扇》有着一定的影响。但这两部戏曲所根据的往往是神话传说,还不算严格的历史剧。《桃花扇》这方面的写作难度更大,特点更突出,成就更高。

在真人真事、有凭有据的基础上,大量虚构,写作历史剧,又是《桃花扇》的另一艺术特色。原书《凡例》中说,“朝廷得失,文人聚散,皆确考时地,全无假借。至于儿女钟情,宾客解嘲,虽有点染,亦非乌有子虚之比。”以阮大铖为例,阮大铖在历史上的确是魏党馀孽,葬送南明的罪魁祸首之一。书中的复社吴应箕以《留都防乱揭》声讨其罪,也是历史事实。要借侯方域之力,化解清议对他的指斥,为香君所识破,也出自《香姬传》。至于为马士英出谋献策,迎立福王为帝;依附马士英,狼狈为奸,大兴刑狱,浊乱朝政;撤江北之兵,让清兵长驱直进;最后降清,死于仙霞岭,都出自史实。至于人物性格,也与《明史》所写的“机敏猾贼,有才藻”相吻合。但作者在细节上,又作了大胆的渲染,合理的夸张、虚构,《哄丁》《侦戏》《闹榭》《迎驾》《媚座》《骂筵》等场好戏,都于史无征,但却把阮大铖的权奸面目,刻画得须眉毕现,神形兼备,更真实地反映了历史。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,大胆夸

张、虚构，创作历史剧，《桃花扇》这方面的成功经验，值得我们借鉴。

本书的校勘，根据康熙戊子刻本、兰雪堂本、暖红室本、梁启超注本互校，择善而从。校正的地方，不一一注出。断句时为便于读者的诵读，对曲文和说白中的骈语、诗词部分，除注意到语意外，还注意了它的音节和格调。注释方面，除了注明典故出处、疑难词句外，有时就整句、连句、甚至整支曲子加以串释，指出作者的用意所在。我们的工作比较粗糙，错误在所难免，恳请专家、读者多多指正。

苏 寰 中

桃花扇小引

传奇虽小道^{〔1〕}，凡诗赋、词曲、四六^{〔2〕}、小说家，无体不备。至于摹写须眉^{〔3〕}，点染景物，乃兼画苑矣。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^{〔4〕}，而义则春秋，用笔行文，又左、国、太史公也。于以警世易俗，赞圣道而辅王化，最近且切。今之乐，犹古之乐，岂不信哉？《桃花扇》一剧，皆南朝^{〔5〕}新事，父老犹有存者。场上歌舞，局外指点，知三百年之基业，隳于何人？败于何事？消于何年？歇于何地？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，亦可惩创人心，为末世之一救矣。盖予未仕时，山居多暇，博采遗闻，入之声律，一句一字，抉心呕成^{〔6〕}。今携游长安，借读者虽多，竟无一句一字着眼看毕之人，每抚胸浩叹，几欲付之一火。转思天下大矣，后世远矣，特识焦桐者^{〔7〕}，岂无中郎乎？予姑俟之。

康熙己卯三月云亭山人偶笔^{〔8〕}

注 释

〔1〕 传奇虽小道——封建时代的学者轻视戏曲小说，认为它们不能与正统文学的诗、古文相比，因此称作小道。

〔2〕 四六——是骈文的一种，用四字六字句相对成文的。

〔3〕 “至于摹写须眉”三句——古时称男子为须眉，摹写须眉即指描写人物。这三句的意思是说：传奇在描写人物、点染景物方面，兼具有绘画的功能。

〔4〕“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”四句——旨趣指宗旨及倾向。三百篇即《诗经》。左是《左传》。国是《国语》。太史公即“太史公书”，是汉司马迁著的《史记》。

〔5〕南朝——指南明。

〔6〕抉心呕成——用尽心血写成的意思。

〔7〕“特识焦桐者”二句——东汉时蔡邕(蔡中郎)听见桐木在火中爆裂的声音,知道它是制琴的好材料,把它抢救出来制琴。制成后这琴的尾部还留有烧焦的痕迹,因此称作焦桐。这两句意说《桃花扇》传奇将来总会有人赏识的。

〔8〕云亭山人——孔尚任的别号。

桃花扇小识

传奇者，传其事之奇焉者也，事不奇则不传。桃花扇何奇乎？妓女之扇也^{〔1〕}，荡子之题也，游客之画也，皆事之鄙焉者也；为悦己容^{〔2〕}，甘髻面^{〔3〕}以誓志，亦事之细焉者也；伊其相谗^{〔4〕}，借血点而染花，亦事之轻焉者也；私物表情，密缄寄信，又事之猥褻而不足道者也。桃花扇何奇乎？其不奇而奇者，扇面之桃花也；桃花者，美人之血痕也；血痕者，守贞待字^{〔5〕}，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者也；权奸者，魏阉之余孽^{〔6〕}也；余孽者，进声色，罗货利，结党复仇，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。帝基不存，权奸安在？惟美人之血痕，扇面之桃花，啧啧^{〔7〕}在口，历历在目，此则事之不奇而奇，不必传而可传者也。人面耶？桃花耶^{〔8〕}？虽历千百春，艳红相映，问种桃之道士，且不知归何处矣。

康熙戊子三月云亭山人漫书

注 释

〔1〕“妓女之扇也”三句——妓女指李香君。荡子指侯方域。游客指杨龙友。题扇及画扇二事见《桃花扇》第四齣及第二十二齣。

〔2〕为悦己容——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：“士为知己者用，女为悦己者容。”容指修饰容貌。

〔3〕髻(li)面——割破面。

〔4〕 伊其相谑——《诗经·郑风·溱洧》篇句，意指男女互相戏谑。

〔5〕 待字——即待嫁，这里意指香君等待侯方域来迎娶。

〔6〕 魏阉之馀孽——魏阉指明代的宦官魏忠贤。馀孽指马士英、阮大铖等。

〔7〕 啧啧——赞叹声。

〔8〕 “人面耶？桃花耶？”数句——意说作者的生命有限，而《桃花扇》的故事可以长远流传。唐刘禹锡《再游玄都观》诗：“种桃道士归何处，前度刘郎今又来。”这里暗用他的语意。

桃花扇本末

族兄方训公，崇禎^[1]末为南部曹^[2]；予舅翁秦光仪先生，其姻娅^[3]也。避乱依之，羁栖^[4]三载，得弘光^[5]遗事甚悉；旋里后数数为予言之。证以诸家稗记^[6]，无弗同者，盖实录也。独香姬面血溅扇，杨龙友以画笔点之，此则龙友小史^[7]言于方训公者。虽不见诸别籍，其事则新奇可传，《桃花扇》一剧感此而作也。南朝兴亡，遂系之桃花扇底。

予未仕时，每拟作此传奇，恐闻见未广，有乖^[8]信史；寤歌^[9]之余，仅画其轮廓，实未饰其藻采也。然独好夸于密友曰：“吾有《桃花扇》传奇，尚秘之枕中^[10]。”及索米长安^[11]，与僚辈饮宴，亦往往及之。又十馀年，兴已阑矣。少司农田纶霞^[12]先生来京，每见必握手索览。予不得已，乃挑灯填词，以塞其求；凡三易稿而书成，盖己卯^[13]之六月也。

前有《小忽雷》传奇一种，皆顾子天石代予填词。予虽稍谙宫调^[14]，恐不谐于歌者之口，及作《桃花扇》时，天石已出都矣。适吴人王寿熙春，丁继之友也；赴红兰主人^[15]招，留滞京邸。朝夕过从，示予以曲本套数^[16]，时优熟解者，遂依谱填之。每一曲成，必按节而歌，稍有拗字^[17]，即为改制，故通本无聱牙^[18]之病。

《桃花扇》本成，王公荐绅，莫不借钞，时有纸贵之誉^[19]。己卯秋夕，内侍^[20]索《桃花扇》本甚急；予之缮本莫知流传何所，乃

于张平州中丞^[21]家，觅得一本，午夜进之直邸^[22]，遂入内府^[23]。

己卯除夜，李木庵总宪^[24]遣使送岁金，即索《桃花扇》为围炉下酒之物^[25]。开岁灯节，已买优扮演矣。其班名“金斗”，出之李相国湘北^[26]先生宅，名噪时流，唱《题画》一折，尤得神解也。

庚辰^[27]四月，予已解组^[28]，木庵先生招观《桃花扇》。一时翰部台垣^[29]，群公咸集；让予独居上座，命诸伶更番进觞，邀予品题^[30]。座客啧啧指顾^[31]，颇有凌云^[32]之气。

长安之演《桃花扇》者，岁无虚日，独寄园^[33]一席，最为繁盛。名公巨卿，墨客骚人^[34]，骈集者座不容膝。张施则锦天绣地，牖列则珠海珍山。选优两部，秀者以充正色，蠢者以供杂脚^[35]。凡砌抹^[36]诸物，莫不应手裕如。优人感其厚赐，亦极力描写，声情俱妙。盖主人乃高阳相公^[37]之文孙，诗酒风流，今时王谢^[38]也。故不惜物力，为此豪举。然笙歌靡丽之中，或有掩袂^[39]独坐者，则故臣遗老也；灯炮^[40]酒阑，唏嘘^[41]而散。

楚地之容美^[42]，在万山中，阻绝入境，即古桃源^[43]也。共洞主田舜年，颇嗜诗书。予友顾天石有刘子骥之愿^[44]，竟入洞访之，盘桓^[45]数月，甚被崇礼。每宴必命家姬奏《桃花扇》，亦复旖旎^[46]可赏，盖不知何人传入。或有鸡林之贾^[47]耶？

岁丙戌^[48]，予驱车恒山^[49]，遇旧寅长刘雨峰^[50]，为郡太守。时群僚高宴，留予观演《桃花扇》；凡两日，缠绵尽致。僚友知出于予手也，争以杯酒为寿。予意有未惬者，呼其部头^[51]，即席指点焉。

顾子天石，读予《桃花扇》，引而申之，改为《南桃花扇》。令生旦

当场团圞，以快观者之目；其词华精警，追步临川^[52]。虽补予之不逮，未免形予侔父，予敢不避席乎。

读《桃花扇》者，有题辞，有跋语，今已录于前后。又有批评，有诗歌，其每折之句批在顶，总批在尾，付席予心，百不失一，皆借读者信笔书之，纵横满纸，已不记出自谁手。今皆存之，以重知己之爱。至于投诗赠歌，充盈篋笥，美且不胜收矣，俟录专集。

《桃花扇》钞本久而漫灭，几不可识。津门佟蔗村^[53]者，诗人也。与粤东屈翁山^[54]善。翁山之遗孤，育于其家，佟为谋婚产，无异己子，世多义之。薄游东鲁，过予舍，索钞本读之，才数行，击节^[55]叫绝！倾囊橐五十金，付之梓人^[56]。计其竣工也，尚难于百里之半，灾梨^[57]真非易事也。

云亭山人漫题

注 释

〔1〕 崇祯——明思宗的年号（一六二八——一六四四）。

〔2〕 南部曹——部曹是过去京师各部司的官员。明代从成祖迁都北京后，以南京为留都，跟北京一样的设有各部官员。南部曹，指南京的部曹。

〔3〕 姻娅——即亲戚。

〔4〕 羁栖——旅居。

〔5〕 弘光——即明末福王由崧，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北京时，他在南京即位，改元弘光。

〔6〕 稗记——笔记小说。

〔7〕 小史——书童。

〔8〕 乖——违背。

〔9〕 寤歌——睡醒时的歌咏，这里借指吟咏。